行筆意耳王右軍初學衛夫人小楷不能造微入妙
其後見李斯曹喜篆蔡邕隸八分於是楷法妙天下
張長史觀古鐘鼎科斗篆而草聖不愧右軍父子 黃山谷集

山谷書李致堯乞書卷後云凡書要拙多于巧近世
少年作字如新婦子妝梳百種點綴終無烈婦態也
如此草字他日天上王樓中乃可再得耳書意與筆
皆非人間軌轍所謂無智人前莫說打你頭破百裂

者也書尾小字唯余與永州醉僧能之若亞栖輩見當羞死元符元年二月已酉夜沐浴罷連飲數杯爲成都李致堯作行草耳熱眼花忽然龍蛇入筆學書四十年今名所謂鼇山學道書也 全上

跋黃魯直草書

草書祇要有筆霍去病所謂不至學古兵法者爲過之魯直書去病穿城蹋蹄此正不學古兵法之過也學即不是不學亦不可 東坡集

曇秀來海上見東坡出黠安居士草書一軸問曰此書如何東坡云張融有言吾不恨臣無二王法恨二王無臣法吾於黃黠安亦云他日黠安當捧腹軒渠也

東坡集

跋山谷帖

紹聖中詔元祐史官甚急皆拘之畿縣以報所問例悚息失據獨魯直隨問爲報弗隨弗懼一時慄然知其非儒生文士而已也既而得罪遷黠南從戎凡五

六年而後歸展轉嘉眉謁蘇明允墓上峨眉山禮普賢大士下巫峽訪神女祠寓荆渚久之召爲吏部郎辭不拜就假太平守踰年方到官纔七日而罷所至遊道迎觀如李泰和其去也見思如文翁自是屹屹宇宙間幾與三蘇分路揚鑣矣嗚呼充之至此可無憾於踐形者然書法亦足聳動後世固以人爲重要亦自能名家也草第一行次之正又次之篆又次之

姑溪題跋

魯直晚年草字尤工得意處自謂優於懷素此字則
曰獨宿僧房夜半鬼出來助人意故加奇特雖未必
然要是其甚得意者爾 同上
又跋山谷書云前三帖元祐時在京師時所書後一
帖似是離西川後所作嘗自謂後來之字方近古人
亦必自有得處他人不得而低昂也 同上

跋山谷草書漁父詞十五章

家貧不辦素食事忙不及草書此特一時之語耳正

山谷翰墨毀棄於大觀政和間而中興之初搜訪甚急故散在士大夫家者浸少不然此公平生喜爲人作字仙去纔數十年未應爾也往聞唐文皇盡收二王眞蹟惟不取弔喪問疾者此帖得傳於世亦幾是耶平園集

跋山谷宜州帖

山谷宜州書最爲老筆自言不當以工拙論但追想一時忠賢流落爲可歎耳雲谷老人因覽竊識晦庵題跋

學於傅公此三十二字與丹書三十九字一傳於箕子一傳於師尚父武王敬受力行之卜世卜年之永有所自矣開禧三年五月辛卯故史官陸游識於黃太史所書踐阼篇後以遺廬陵彭君孝求渭南集

山谷書後漢范滂傳

黨禍東都最慘唐次之本朝又次之固喬皆社稷臣伏刑都市膺滂諸賢率身貫五木駢頭就戮所殺天下賢俊數千人其幸而得免如陳寔申屠蟠之流僅

一二數使孟德仲謀不生漢亦必亡唐末當舉世清流盡投之濁河而國隨之矣本朝黨論屢興事與漢唐同而治亂與漢唐異蓋列聖至仁至明靜觀徐察竦夷簡指富范爲黨魁而昭陵隨悟章蔡請斬君寔晦叔棺族羣老而泰陵不聽檜欲按誅趙元鎮等家族上賴思陵保全侂胄誣陷忠定王禁道學因而廢錮名勝茂陵一旦奮發雪忠定弛學禁而羣賢復用矣三百餘年之間邪說終不能以勝正論小人終不

得以勝君子雖更陽九百六之會適以開一馬渡江之業歷丙午丁未之厄晏然享太乙臨吳之福有以也夫余嘗謂前世黨人有刀鋸之禍若本朝則煙瘴而已若前世或自繫於獄或義不獨生或以齊名李杜爲榮同於爲善同於嫉惡同於舍生取義烏虖盛矣哉季世風俗不然隨好惡而改化視勝負爲向背首畔大防者有之反噬安石者有之范忠宣諸子多賢尚勸乃翁求出籍而斬願萬段恕亦不捄者皆是

而東里周必大題於行在所淳熙甲辰十一月十七日 平園集

山谷書養正堂記并魯侯帖

右襄州養正堂記并與魯侯帖山谷爲北京教授時所作年方三十有五自云比平時書札似差老勁明年調太和宰秋歸江南真積力久詞翰又非前比所謂九萬里風斯下矣紹熙元年五月晦周必大觀於宗人虞卿兄弟家 平園集

集

山谷書香山七德舞

黃太史得書之變者今此帖又因觀海怪圖以發其趣故視他書尤更沉著痛快然不出其氏名稱號豈猶有所靳於戴純師邪此詩舊本子夜作天子今來作爾來治定作理定以子夜對辰日則今本爲是惟廿有九廿有五以字書及秦漢銘文證之只當作一字讀今乃併二字爲一成六言其偶然邪今藏於資

右山谷大書一軸紹興末外舅御史王公彥先守漢
或帥濾時得之今將四十年其孫紹祥携以相示昔
山谷謫居多作字以遺蜀人中興後凡東南士大夫
之爲監司郡守者往往有所獲而歸歲月既久遇其
良輒取之郡無留良馬詩不云乎尚有典刑慶元戊
午五月十四日平園
集

山谷草書秋浦歌

字學至唐最勝雖經生亦可觀其傳者以人不以書

也褚薛歐虞皆太宗之名臣魯公之忠義公權之筆諫雖不能書若人如何哉豫章先生孝友文章師表一世咳唾之珠聞者興起況其書又入神品宜其傳寶百世恭閱徽宗皇帝評公之書謂如抱道足學之士坐高車駟馬之上橫鉗高下無不如意聖人之言經也晚學小子尚安所云張安國跋

續書畫題跋記

張安國歷陽人見書史會要乃非于湖于湖名孝祥字安國

同上

士奇三題 全上

涪翁書太白詩十五首筆法頗不類故常或疑非真蹟此不知書故也翁嘗自評元祐間草書筆意癡鈍用筆多不到晚入峽見長年盪槳乃悟筆法又云紹聖甲戌在黃龍山中忽得草書三昧晚年之作因與少時異矣安得復以故我求之其間或因筆勢猛氣逸出常度然不害其神駿也

觀公自叙因錢穆父言而改度湔祓舊習且云摩圍老人固知爲晚

年筆矣叅又題同上

右太史黃公書李白秋浦詩凡十七首筆勢瀟灑皆超逸絕塵觀公所自題謂寫此時雲日流煥移竹西牖下旋漆新翠有携幽禽至者時弄新音睍睆可聽則其情景相融盪盪而生意逸發於毫素間至今如欲飛動當是時公方謫涪州別駕自常情言之必憔悴無聊所見花鳥濺淚驚心公乃能藉之游戲翰墨無一髮隕穫之意非行安節和東險一致者有弗能也

昔人稱公以草木文章發帝杼機花竹和氣驗人安樂雖百世之相後使人躍躍興起者豈欺我哉紹聖二年公年已五十二故此書蒼勁比舉學官丞祕書時如出二手當時錢穆父不能深知猶病公爲拙公嘗謂李致堯云書要拙多於巧近見少年作字如新婦子妝梳百種點綴終無烈婦氣嗚呼公言其有所感也夫

山谷草書釋法語

余在翰林時暇日同曼碩揭公過看雲堂吳大宗師以古銅鴨焚香嘗新杏因出示黃太史真蹟適松雪趙公亦至謂山谷公得張長史圓勁飛動之意今觀此卷信不誣矣余以老病空山安得同諸公同一賞玩耶臨風執筆益重懷賢之思云青城山樵者虞集

謹識

續書畫題跋記

右山谷黃文節公書楞嚴經真蹟一卷潛心蘭亭進以鍾張鋒芒圓勁猶神龍之自試韻度飄逸如天馬

如此卷則眞所謂神品矣捕龍蛇搏虎豹乘風霆而上下太清誰得而襲其蹤跡也汪宗道居留都繁麗之下博雅好古收蓄唐宋遺墨甚富此其尤祕重者間出相示賞歎彌日輒記歲月如此弘治癸亥秋九月既望蘇人祝允明書同上

山谷眞跡流世者余及見凡三種在李氏王氏華氏皆大草筆勢牽連不絕人謂皆紹聖以後之筆益公嘗因錢穆父謂未見自序帖心有所未平紹聖二年

君詳曰此山谷眞蹟也居無何閩士李明父來訪出
而示之明父隨曰李太白詩也前猶有文惜乎斷簡
耳及觀全帙乃知憶舊游寄譙郡元參軍之作考其
遺落凡八十字噫雖豫章之筆無以復加然謫仙之
詩不可不補故足而記之深有望於珠還劍合之時
他日果如吾言豈不爲盛事也哉其辭曰憶昔洛陽
董糟丘爲余天津橋南造酒樓黃金白璧買歌笑一
醉累月輕王侯海內賢豪青雲客就中與君心莫逆

右一卷與蔣叔震書所謂清公頌同一筆意眞紹聖後神化之書 珊瑚網

山谷草書文選後詩

涪翁參黃龍禪有倒用如來印手段故其書得筆外意如莊周之談大方不可端倪如梵志之翻著襪刺人眼睛一夫九首方相四目夔一足能三足猿梟籧蟲食木巨石很老枿禿恢詭譎怪千態萬狀然涪翁自謂中年以草書名世惟東坡以爲俗此其暮年書

也能知東坡之所謂俗則知涪翁之不俗矣

山谷書昌黎詩

生平見山谷書以側險爲勢以横逸爲功老骨顛態種種槎出獨此録昌黎送符城南讀書詩小行體盡斂其怒張之氣而爲虚婉與蘭亭異體同用尤可貴也昌黎木強語山谷愛之其示相與送符事相類第昌黎晚節貴盛故其談讀書之效津津然山谷以筆札得罪流離放逐生兒愚魯亦是佳事何必強之讀

黃山谷書墨竹賦

石室先生以書法畫竹山谷道人乃以畫竹法作書其風枝雨葉則偃蹇欹斜踈稜勁節則亭亭直上此卷爲劉克莊書墨竹賦尤是當家試一展覽淇園秀色在目睫間矣 弇州山人藁

黃文節書劉賓客伏波廟詩

張孝祥安國氏觀于南郡衛公堂上信一代奇筆也

養正善藏之乾道戊子八月十日 式古堂書畫彙攷

山谷晚年書法大成如此帖毫髮無遺恨矣心手和
調筆墨又如人意譬泰豆之御內得於中外合馬志
六轡沃若兩驂如舞錫鸞鳷肅雍自應武象既不入馳
驅之範亦非詭遇者之所知也范成大至能題於此
鐵網珊瑚

右黃文節公書劉賓客伏波祠詩雄偉絕倫真得折
釵屋漏之妙公嘗自言紹聖甲戌黃龍山中忽得草
書三昧又云自喜中年字書稍進此詩建中靖國元

年五月乙亥荆南沙尾書於時公年五十有七正晚年得意書且題其後云持到淮南示余故舊何如元祐中黄魯直書也按公自評元祐中書云往時王定國嘗道余書不工余未嘗以服由今觀之定國之言誠爲不謬蓋用筆不知擒縱故字中無筆耳字中有筆如禪家句中有眼非深解宗趣豈易言哉此書豈所謂字中有筆者耶公元符二年自貶所放還建中靖國元年四月抵荆南崇寧元年始赴太平凡留荆

爲題署曰此君軒今年歸自楚得山谷老人大書此君軒詩一卷怒筆勃鬱有籛龍坼石勢懸針下垂則輕梢過雲搓牙外嚮則鬚節奮張居然墨池傍兔苑因留寘山房中異日乞公暇雙鈎入石壁之軒爲此君傳神也 兗州山人蒙

黃山谷行書缺月挂疎桐詞

右大字有丰神涪翁書出色者骨與肉兼到 玄牘紀

黃山谷書東坡大江東去詞

學而已也詩中第五句有孤臣蒙恩已三命之言按
居士辭免吏部員外郎狀元符庚辰自戎州起廢五
月復宣德郎監鄂州鹽稅十月改奉議郎簽書寧國
軍節度判官十二月發楚過建中靖國辛已三月出
峽州始改朝奉郎知舒州或疑居士之賦是詩在於
辛已之正月九日辛未當時僅授二階不應前兩月
遽云三命殊不知楚道初發之時已聞有守舒之擢
第未嘗被詔命爾不然其和丹稜楊皓詩亦未出峽

所作何以有老作同安守之句邪此蓋不難知者也詩序云并簡周彥公周彥公名庠皇祐進士夢易之子師之羣從弟程遵海之門人七歲能文後舉八行大司成考定爲天下第一初詔旌其門授潼川府教授辭歿謚賢節先生東坡頴濱及范宣忠公皆稱其人所著有冰壺集二十卷亦一知名之士漫附及之非惟見居士擇友之精而師之昆季清標雅望足以承居士崇奬之重庶幾覽之者有所發哉揚子雲之揚

文宜從手今改而從木者其偶誤也或別是一人耶

宋學士集

山谷與趙景道札并絕句八首

革頃與德麟遊頗聞元祐諸公言行之緒餘及玆揭來臨漳路鈐趙昌叔相與款厚因出示山谷道人與其先丹陽君往來書帖及詩詞想見前修風流餘韻而貴公子樂善喜文之高致也丹陽君德麟之兄而昌叔德麟猶子也然則好事喜賓客蓋有家範云溫

華叔皮父珊瑚網

光風轉蕙汎崇蘭些此山谷先生小楷氣象石湖居士題同上

漢武帝故事曰上起神屋以珠爲簾玳瑁壓之東坡辭云銀蒜押簾此山谷改壓簾作押簾之自來也温叔皮字畫亦耆老嘗爲尚書郎著瑣碎録酺池寺書堂詩云人言九事八爲律立儒讀主父偃傳上書言九事其八事爲律令一事諫伐匈奴併識卷後建衰

任真翛然自得之語書法清遒超朗知其胸不挂一
塵也後擘窠大書一段又大判一行山谷書只是沉
著痛快平生以饑鷹渴驥自命所以剽去蘇米姿媚
而獨全神骨此卷又其合作也 日華
魯直所書法語大如簸箕華後年月字至末每行一
字字幾竝頭菌茁在宋白楮上楮高尺餘長二丈絕
無接縫想公欲畢此紙故大揮足之即時崇禎壬申
冬盛友念脩欲余嘉定盆樹姑以此卷相易成林獨

幾受貧累復質好事家可勝惋惜因憶癸亥秋寓金
臺過吳蹇叔齋頭得觀山谷楷書蓮經爲吳文端公
所藏董玄宰宗伯跋之有云兄事蘇而弟蓄米眞不
啻解衣獲珠開花見佛如桃源漁父一見不再見何
如法語久伴琴樽更開松扉竹檻中眉目也復何恨

珊瑚網

黃山谷書頭陀賛

山谷老人祖瘞鶴之名書寫頭陀之妙句乃至逸其

姓字豈大觀初禁天下不得傳蘇黃辭翰故削之以避禍耶然楷法妍媚筆勢縱橫絕勝菊坡待制所藏發願文也時至元壬午陽月晦日濟南張謙受益父

題清河書畫舫

黃文節公書頭陀贊莊肅典重左顧右柳覽之有垂紳正笏之象非若平時率意之作也此吾鄉吳文定公舊藏後歸一時貴最後乃入上海顧廷尉汝和齋中廷尉之子出以售人將營負郭僕方修頭陀行正

當購此惜子母青蛺蕭瑟不能償十五秦城楚人之弓未知竟入誰手此間世名蹟得之者幸毋惜七寶莊嚴耳後學王穉登敬書

式古齋書畫彙攷

涪翁此書氣魄古雅意度精嚴宛然顏魯公八關齋會帖且頭陀贊句句禪理殆非浪說憶當時涪翁必爲高僧書者敬服敬服鄒之誠謹跋同上

黃山谷書布袋頌

黃涪翁起豫章分寧簿仕爲泰和令故翁墨品在下

邑爲多其著者缺月掛梧桐與市聲在耳二章家傳
人玩宋元之季邑罹兵燹真蹟逸亡存者什一東陽
盧伯岳公博古精六書太夫人鄭出義門故族尤嗜
墨翰攜其家世藏浩翁書玉泉皓禪師布袋頌手授
公公珍之重離寢處其來觀察潮陽子章請得而縱
觀之卷凡二百九十六字缺一字風神灑蕩筆鋒蒼
勁端嚴處如梁松亭亭千載尖禿處如渴伽獸稜稜
一角沉瑩如孤月流天而雲絕翳蹉駐如千里馳坂

而神更閎鎗揖翻飛而欲動盤詰迴睒而若續宛而
不媚剛而不澁至於拗者讓者疑者掬者不離於晉
而不局於晉竊意宋人筆翁當稱上乘翁手書此卷
已入三昧嘗試評之朱耆瘦而色未腴蘇敦重而肉稍
肥米襄陽豪而神鋒太峻蔡端明整而結構似疎乃
宣和書譜遺翁不録而當時復有蘇黃寫壞一語嗟
乎此非夏蟲疑冰則美女入而下陳者嫉矣子章讀
佛祖統記布袋唐僧客閩中或問師年幾何師曰我

此袋與虛空齊年師既化復有人見於東陽山中涪翁頌此似得嘗如來法味而筆力埽素無所觸撓則此卷又當與此袋齊年而師之神與涪翁之筆流落人間千百年不出東陽竟望赤巖白鹿之間山川爽塏古今人物往往依之即郭子章蠙衣生蜀草

黃山谷書懷殘和尚歌

嚴氏藏黃山谷草書懷殘和尚歌筆法妙入神紙墨完好眞无物也凡書畫以紙白板新爲貴破損昏暗

者次之後世輕薄之徒鋭意臨摹以茅屋溜汁染變
紙素加以磨勞使類久寫此但可欺俗士具目者殆
弗取也清河書畫舫

黃魯直書諸上座帖

黃魯直諸上座帖草書師懷素頗逼真即嚴氏書畫
記所載也舊藏李范菴家按寓意編云李少卿嘗爲
郎中奉使湖湘道過江西於石亭寺僧處得山谷草
書一卷後有谷真字跋尾而紙墨如新平生閱黃書

頗多此其最矣　清河書畫舫

黃山谷行書七佛偈　文節

右遺筆纖刻手不佳失真多學者恐流於媚　文節

黃山谷行書黃龍晦堂和尚開堂疏　紀

文節此書骨肉俱到勝七佛偈百倍　文節　紀

黃文節公書曹植詩帖

老子曰豫兮若冬涉川猶兮若畏四鄰山谷此卷蓋有得於此慶元庚申重九日笠澤陸游書式古堂書畫彙攷

益于人今人聞世事不空讀梵書不廣少移于裘馬老溺于宴安失意則奔走竟日得志則驱養終歲其有蚤意清淡者鮮矣而又况于深諳聖諦耶余昨借此帙于羅氏閱之而深有所感故手臨以還之也玄牘

記

涪翁書歐文忠廬山高長短句

歐文忠公廬山高自謂其頡頏蜀道難然得涪翁此書愈覺氣勢軒翥是皆二公平生之極詣也清秋園

黃山谷書發願文

此書藏河南李彥將家豪勁端重所謂入顏楊鴻雁行者今已刻石廬陵郡齋然可傳者位置形勢而已若乃濃淡纖妍體備衆妙則副墨之子亦如佩夫子象環耳乾道元年二月十六日彥將自贛上來僕具脫粟請少留遂出示此軸獻豚蹄而得禾車者耶平園集

古德云有願無行其願為虛有行無願其行必孤其

能行願相資而有始有卒者唯大士乎宣和甲辰中秋日住智海守一題式古堂書畫彙攷

頃年見江西士夫出魯直發願文云此益先生普照塔前所誓之願也誦之使人心目震駭神觀肅然誠能信受其言堅固其行不二之門當直指矣若其以言語爲佛事以文字爲正性此又不可以不深戒況夫願力也哉宣和甲辰居世英同上

山谷與佛印游在黃龍晦堂室中聞桂薌有省故其

造詣穩密迥出流輩而文辭翰墨煜燿一世若不自有今觀親書發願文精誠眞切誓爲衆生代受諸報深入普賢悲智願海非宿具大乘根器孰能爾邪今時士夫不務已學惟訾佛毀教爲事視此寧無愧乎姑蘇無量壽院淨妙上人家世藏寶幾二百載葢亦願力所持哉前有金章宗瘦金御書籤題首尾明昌七印鈐識讀者當求其深心大願難行能行無徒誇辭翰之美也洪武甲寅春前淨慈懷渭題同上

無題跋諸帖

黃文節公三帖合卷

坐禪箴　庾信謝趙王賜酒詩　慈竹詩

山谷書水仙花詩

山谷自贊并序

黃文節苦笋賦

黃山谷竭力田園帖

山谷花氣詩帖

黃涪翁伏承帖

黃文節公書董宣傳卷

黃文節公書梅花賦卷

山谷禊帖

魯直詩曰春來詩思何所似八節灘頭上水船此君每出語法即若上水船非妄也書極老健又云樊口舟中燭下眼花頭眩更觀東坡醉墨重增睡思若未首肯坡書此不可曉

舟州山人蒙

山谷卷後

此卷山谷老人詩故夏太常家物燬於火中每行下輒缺一字太常子大理德聲補之亦佳卷尾有吳文定公跋及手簡詩不著題考公集有之杜老浣花谿圖語也歌詞力欲求奇然是公最合作語書筆橫逸疎蕩比素師饒姿態亦稍平易可識而結法之密腕力之勁波險神奇似小不及也始公作草書眉山先生從傍賞歎不已錢穆父學士曰魯直書故佳恨不

令見懷素自敘帖耳公意不謂爾最後見素書大愧悔以爲不如遠甚愈刻意臨池晚節自謂得長沙三昧然以吾家藏素千文真蹟校之公猶在堂廡間也

仝上

題山谷卷後

山谷老人自謂得長沙三昧然余竊怪其巧於取態而畧於求骨此卷書太白長歌翩翩幾與風人爭勝使懸腕中加抜山力不啻作長沙矣張守跋初不知

爲太白詩後見全集始能補其闕語以爲奇事豈羊皮詔中人例宜爾陋即山谷此君軒詩又一卷　全上

涪翁書此君軒第二詩是初得長沙法而以華陽真逸筆運之能於穉中取老作法外具眼觀可也　全上

雜録

山谷跋自書卷後云老夫病眼眚不能多作楷而聖子求余正書與兒子作筆法試書此初不能成楷日

蓄寶物江神極靈當獻之榮老顧無所有惟玉麈尾即獻之風如故又以端硯獻之風愈作又以宣包虎帳獻之皆不驗夜卧念曰有黃魯直草書扇頭韋應物詩持以獻之香火未收天水相照南風徐來一餉而濟冷齋夜話

黃太史晚謫宜州自崇寧四年歲旦凡風雨寒暑親舊往復以至日用飲食之類皆繫日書之名曰乙酉家乘八月晦至九日則易簀矣意長日月短悲夫山谷

遺事

黃庭堅字魯直號山谷道人洪州分寧人官至吏部員外郎工正楷行草楷法妍媚自成一家草書尤奇偉嘗自云余極喜顏魯公書時意想爲之筆下似有風氣然不逮子瞻子瞻爲余臨寫魯公十數紙乃如人家子弟雖老少不類然皆有祖父風骨又云嘗觀漢時石刻篆韻頗得楷法又云學書三十年初以周越爲師故二十年抖擻俗氣不脫晚得蘇才翁

子美書觀之乃得古人筆意後又得張長史懷素高閑墨蹟乃窺筆法之妙于棲道舟中觀長年湯盥漿羣丁撥櫂乃覺少進意之所到輒能用筆 書史會要

涪翁作字深得提筆回腕法度甚嚴柳誠懸曰心正則筆正故其書評則於左右之體點畫之間既能精神不病要且遒勁兩全誠爲確論然而苗心至此安得不造其佳處杜子美所謂毫髮無遺恨波瀾獨老成者也昌叔燕邸賢王孫其先德于交游最深蓄書

帖甚富而又季文德麟爲東坡之客乃知師友淵源其來有自文璧請以此軸摹刻諸石庶幾發揚奇蹟流傳好事者云紹興丙子六月下澣丹陽蘇文璧題

式古堂書畫彙攷

山谷道人作眞行二體用筆過爲頓挫以取妍媚蓋出皇象遺法或謂倣倣張友直者非是友直蓋差弱也

畫舫書畫

六藝之一録卷三百四十三

欽定四庫全書

六藝之一録卷三百四十四　　錢唐倪濤撰

歷代書譜

宋

米芾

米芾字元章初居太原後為襄陽人官至禮部員外郎博文尚古不喜科舉學性好潔世號水淫違世遺俗每與物忤人又名米顛作韻語不蹈襲一字善屬

文崇寧間四方承平百揆時序典章禮樂燦然一新
獨以書畫未有傑然超出前古者獨膺簡在遂除書
畫兩學博士頗厭士論帝亦欣然就職自以為已任
又詔作黃庭小楷千文以進旋加褒美大抵書倣羲
之詩追李白篆宗史籀隸法師宜官晚年出入規矩
大得意外之旨自謂善書者只得一筆我獨有四面
識者然之方帝書時其寸紙數字人爭售之以為珍
玩至於請求碑榜而户外之屨常滿家藏古帖由晉

以來者甚富乃名其所藏為寶晉齋好事簪纓之流出其所有奇字以求跋語增重其書而芾或喜之即為作古紙臨倣便與真者無辨蕪喜作畫嘗為楚山清曉圖曽非俗師所能到也當時名世之流評其人物以謂文則清雄絶俗氣則邁往凌雲字則超妙入神人以為知言仍偉岸不羈口無俗語頎然東帶一古君子故贈其詩有衣冠唐制度人物晉風流也然異議者謂其字神鋒太峻有如強弩射三十里又如

仲由未見孔子時風氣其為論或如此且類多行書

世亦罕及宣和書譜

米芾字元章吳人以母侍宣仁后藩邸舊恩補浛光尉歷知雍丘縣連水軍太常博士知無為軍召為書畫學博士賜對便殿上其子友仁所作楚山清曉圖擢禮部員外郎出知淮陽軍妙於翰墨沉著飛翥得王獻之筆意尤工臨移至亂真不可辨精於鑒裁遇古器物舊畫則極力求取嘗奉詔倣黃庭小楷作周

興嗣千字韻語又入宣和殿觀禁內所藏人以為寵

宋史

評米元章書

余嘗評米元章書如快劍斫陣強弩射千里所當穿徹書家筆勢亦窮於此然似仲由未見孔子時風氣

耳山谷題跋

跋米元章書

元章初學羅讓書其後超邁入神殆非側勒努趯策

掠墜磔所能束縛也 益公題跋

跋米元章書秦少游詞

借眼前之景而含萬里不盡之情因古人之法而得三昧自在之力此詞此字所以傳世 益公題跋

跋米元章書參星賦

右米禮部參星賦鈞州集本以為首篇其間意同辭異者多具列如上今秘閣有石刻字畫稍大此卷收斂豪逸秀傑痛快尤可愛重紙背題詩一聯不敢慢

服古衣冠凡所運用必欲絶俗故往往以戲謔之名加之苟盡棄是等事一切如行筆則其可以砍額望耶姑溪題跋

跋元章與術士劉思道帖

是非邪正亦可以移於好惡至黑白曲直則不得而移也於是乃有以曲為直以白為黑者徃徃從而和之蓋不得而詰非詰之難知所詰為難元章作字信所謂曲直白黑而好惡輒為之易位余嘗病之近吾

友張文潛評其書幾在鍾王季孟間然後余所病者不藥而愈思道好古喜善類藏其書過於尺璧寸珠異時非其人勿妄出一小當使擊節不已則余與文潛實在其末先焉 姑溪題跋

跋米元章帖

米老書如天馬脫銜追風逐電雖不可範以馳驅之節要自不妨痛快朱君所藏此卷尤為奔逸而所寫劉無言詩亦多奇語信可寶也 晦巷題跋

跋米元章蒙逸少平章帖

右米襄陽芾摹逸少平章帖筆趣翩翩固自佳但肆筆揷放殊不填郭非右也昔人揷書欲如水月鏡像者故應郭填乃造微耳東觀餘論

跋米元章焦山帖

米老此銘不獨筆法超詣文亦清拔想見揮毫時神遊八極眼空四海後村題跋

海嶽多景樓詩帖

海嶽老人書惟華陀帖與多景樓詩最為豪放偃然如枯松之卧澗壑截然如快劍之斫蛟鼉奮然如龍蛇之起陸矯然如雕鶚之盤空烏獲之扛鼎不足以比其雄且壯也養由基之貫七札不足以比其沈著痛快也千石之鍾萬石之虡其重厚有如此者浙江之潮涿鹿之戰其噴薄蹴踘有如此者鍾王之清潤歐虞之簡潔顏柳之端嚴誠為鮮儷至於雄入九軍氣凌百代而於古人有一日之長其筆陣之堂奥者

乎滁水集

米元章三帖一行書篆一隸一

孔融遺張紘書曰前勞手章多篆書每舉篇見字欣然獨笑如復覩其人以是知古人作書亦有以篆有寶晉行書妙絶一世此卷四十三字尤高而不善用二短何邪攻媿集

米元章二帖

米老精妙由滋而下筆墨之外自成一家故得名本

朝為海内所宗然有早年晚年改名未改名之别覽者當加意焉因公求跋乃書於此 松隱集

米襄陽此帖猶是早年若後此所書則英風義槩筆意過六朝遠甚然前人用意多推奬若一顰笑一言動可道者必譽之足以激昂士風皆歸於厚是宜荼公珍藏當不憚煩以示人也 同上

米海嶽湘西詩帖

逸少嘗自書表上晉穆帝專精任意帝索紙色類長

短闊狹與王表相似令張翼寫效一毫不異乃題後
答之逸少初不覺後更詳視乃嘆曰小人亂真耳宋
米禮部作字有晉唐風流自言學書貴弄翰把筆輕
自然手心虛振迅天真出於意外也其次要得筆意
謂骨筋皮肉脂澤風神皆欲俱全今觀此帖使毫行
墨渾然天成雖不元章吾知其元章矣叔成其寶之
元統甲戌六月上澣片玉山人顧厚書 續書畫題跋記

歐陽詢初見索靖所書碑唾之復見悟其妙臥其下

者十日閣立本嘗至荆州視僧繇畫忽之次見略許
三見坐卧留宿其下者十日書畫之妙以詢立本之
真識尚未能造次窺況下幾等能辨之乎米禮部書
法遠紹王右軍擅名一代當時寸紙數字人爭售之
以為珍玩此帖宜寶也然舉世豈乏歐陽率更莫我
知也元統二年六月望日廬陵李簡士廉父書 全上

自天粟畫零之後洒染翰墨代不乏人必其不蹈故
常始可以永其傳襄陽米禮部生平無他嗜好獨遊

神心畫始學顏書已而厭其俗聞有李邕法又惡之遂學沈傳師自後數改遂成名家麻紙十萬散失多矣欲知八法之妙者請於是觀焉淳熙丙申暮冬申

呂企中書 同上

向晚得奇觀案有翰墨陳展開即可辨骨格出風塵尋常勢歌側此幅殊不倫字止五十六端人似垂紳復如旗整整又若車轔轔書家有定論俗士長相嗔不見蘇子語超妙還若神公昔家京口海嶽近為鄰

墨蹟雖散落至寶終難湮如彼荆山玉旁達見孚尹

驚看忽入手幸合歸鄉人歲久恐朽蠹摹勒須堅珉

銘文配瘞鶴終古焦山埏充道得此見示為題此於

後以代跋語耳吳寬同上

惆悵江東起暮雲騷人疑有未招魂神從海嶽真能

降名與蘇黃得竝論千歲鶴歸林未冷百金馬死骨

猶存因君話取書家事始信鍾王別有門東陽同上

雪裏清光水裏雲分明詩筆舊精魂可應絶技能兼

美解使名家得擅論秦刻漢碑隨世改馬圖龜畫與
天存不須更說鍾王事此道誰參衆妙門台人謝鐸
次韻同上
南宮此帖端勁莊重迥異常書前跋已詳自吳文定
公三閣老詩辭嚴意密三公同侍孝廟燮理之暇倡
和優游為介軒蘄閣老所題當時文物之盛猗歟休
哉元汴同上
米南宮詩翰

米敷文奉勅題　右呈諸友等詩先臣芾真蹟臣米友仁鑒定恭跋

右米元章詩翰有紹興及庚思殿圖印其子友仁題其後稱先臣芾蓋君前臣名之義也元章書極精妙而友仁亦有家法父子並美自羲獻以後亦鮮聞之書法真贋每相混淆如米氏者江南僞本不知其幾此卷妙處望而可知太宰水村陸先生檢諸故篋重加裝飾物之顯晦故自有數哉先生方操黜陟之柄

不自滿假所以書入能品今觀此卷出入顏平原無一筆北海則此老胸中塊磊未易窺測也卷中書画山水歌後絶句一首寄漢中王皆子美詩想隨所記憶而書者内有御府瓢印及羣玉中祕等印曾入金章宗賞鑒後有趙魏公印曾入松雪齋在本朝則袁忠徹家物也今歸谿陽史君史君好古博雅誠得所矣其永寶之嘉靖甲午十月十日長洲文彭敬跋續書

画題跋記

米老行書杜甫題王宰畫水山歌等帖筆勢飄逸大
饒姿態識者評此本極得晉宋風致不亞停雲館刻
草書九帖也清河書畫舫

米南宮書天馬賦

海嶽能書又能詩書品超邁入神詩稱意格高遠傑
然自成一家嘗寫詩投許冲元自言不襲古人生平
未嘗録一篇投豪貴遇知已則不辭元豐中至金陵
識王介甫過黄州識蘇子瞻皆不執弟子禮其高譽

道如此時論童伯益書如宮女插花嬪嬙對鏡自有一般態度能繼者惟海嶽耳或云海嶽學羅讓書蓋其少時非得法於讓也此帖詞翰兼美誠佳品也幼澄宜保藏之永樂甲辰秋前五日後學張肯識 續書畫題

跋記

淮南老守米南宮筆法今評妙品中翰苑寥寥千古後不知誰復可相同天全有貞題 同上

南宮與眉山豫章莆陽擅聲宋室近時學者寡師王

者南宮此賦其下筆痛快如駿馬斫陣健利難方而
徘徊俛仰備態極妍又毫髮無遺恨信其平生得意
書也今墨池中競師南宮而康虞寶此可謂獨得驪
龍之珠矣第不知余所言者於此書當不至河漢否
書以問之書畫跋跋

襄陽書天馬賦余所見已四本一為擘窠大字後題
云為平海大師書後園水丘公觀特為雄傑在嘉禾
黃履常參政家一在新都吳氏後有黃子久諸元人

為人而非敢及於讀易也洪恕記同上

攜李項氏所藏米元章真蹟惟山水歌與此卷耳余於五十年前借觀俯仰之間恍如隔世其昌同上

米海嶽小楷七帖

大行皇太后輓辭帖　無能帖　淮省帖

一介帖　府判帖　踈遡帖　司籩帖

米元章小楷世不多見此七帖為項子長先生家藏前為大行皇太后輓辭是輓裕陵向后后崩於建中

靖國元年後六帖是出宰時與朝貴札輓辭筆法與
褚河南哀册若出一手六札行筆亦適健但與前迥
別或此老中年書也卣齋居士曹函先 珊瑚網

米南宮九帖

右草書九帖先臣芾真蹟臣米友仁鑒定恭跋

范至能説米書初自沈傳師來後入大令之室此九
帖當時已入秘苑後有小米跋令在黃令君家前後
完具尚昔之粘綴也其後一帖評唐人始言草法必

虎丘山人都穆同上

此卷刻於文氏停雲館文太史鑒定所謂衆尤之尤也昔從石本想見真蹟今如葉公好龍真龍下室矣

乙酉九月晦董其昌觀於西湖舫齋同上

草書九帖筆法與海嶽諸帖小異有天真爛熳之趣舊為水村陸太宰所藏李西涯跋極稱許之書畫舫

米元章行草四段前有修內司鈐縫印

右米帖自都元敬跋後為吾鄉項水溪公所藏至崇

禎巳二月歸於盛念脩今年辛未季春復逸出因得錄此四段館刻中所不載也樂卿珊瑚網

米海嶽長者明公二帖

右米南宮長者明公二帖剛健端莊之中而有婀娜流麗之態蘇文忠公謂其超邁入神評語不虛後帖遠字宛然金錯刀法但知府大夫不知為誰府字缺點疑有所為耳吳郡錢逵題珊瑚網

米南宮中岳詩卷

宋室名書輒稱蘇黃米蔡餘無論焉然米南宮多為
行草原其書皆從真楷來故落筆不苟而點畫所至
深有意態非若今人不識歐虞徑造顛素為無本之學
也此卷真蹟徐君臣寬當珍愛之徐有貞識 珊瑚網
右米南宮所書二詩遺於陳太脩家輒為奴子竊出
賣于王參軍處事覺追取得之余最好米氏翰墨將
古銅餅易之舍所愛而逐所愛是放一拈一者也魏
應龍書 上同

老米小詞真蹟

南宮自謂其書為刷書當是言其運筆之迅勁耳而人多以偏欹槎牙間求之如聖帚之掃壁老顛有知寧無撫几叫絶耶此幅研筆如鐵而秀媚之氣爽爽行間風華類得大令之神是南宮得意時筆也公詩有云棐几延毛子明窓館墨卿功名皆一戲未覺負平生觀此書如親見其寂寥所慕矣寶林顧起元

珊瑚網

米海嶽醉草

光堯皇帝翰墨志云米芾得能書之名似無負于海内六朝翰墨副在筆端故沈着痛快如乘駿馬進退裕如不煩鞭勒無不當人意然喜效其法者不過得外貌高視闊步氣韻軒昂殊未究其中本六朝妙處醞釀風骨自然超逸也今觀二詩醉中之趣天然一種風味似不食烟火人也骨裏帶神仙者耶時景定改元春良日安雅堂書式古堂書畫彙考

米老臨黃庭經

朱性甫藏米老臨黃庭經一卷後歸石田翁相傳黃庭為晉人書非右軍之筆當時寫以換鵝者乃道德五千文也不知李白何據以為黃庭耶書畫舫

米元章臨蘭亭 黃文獻集祝氏集畧二跋已見

米元章臨顏魯公坐位帖

興謂安氏石未盡筆法因再摹刻二本予家咸有之坐位帖真蹟在京兆安氏嘗刻以傳世吳中復守吳

米海嶽自序千古之名家書學之樂徧故其臨摹之際往往逼真此顏魯公坐位帖元袠文清公定為海嶽所臨者夫魯公平日運筆圓活清潤能兼古人之長米則猛厲奇偉終墮一偏之失以孔門方之其氣象真有回路二子之別故此書則如既見孔子後欲效陋巷自樂而行三軍當一隊之故態時復一發於詞氣間也

米元章臨羲之七帖

羲之七帖先臣芾中年手臨此字有雲烟卷舒翔動之氣非善雙鈎者所能得其妙精刻石者所能形容其一二也紹興丙辰十二月初七日臣友仁審定戲鴻

堂法帖

米元章臨鸜鵒頌

書法自晉唐沛然大興上及至尊下及士庶無不潛心究奧創異立奇唐如太宗高宗玄宗臨軒之暇輒

精研八法揣摩六書立宗天資既邁積學有源故落
筆神采秀發膏潤無窮余在洛陽常其欽家見御書
筆勢論一卷極與此帖相肖至唐末喪亂人物寥落
風流掃地矣宋初善書者稍復間出猶有五代衰颯
之氣至崇寧間蘇米諸家雄傑有二王顏柳之餘惟
元章早年得遊內府見歷代名蹟孜孜摹學一戈一
點得意外之旨出入規矩中行草飛白變化無窮有
翔龍舞鳳之勢雖曰神鋒太峻其間儀刑自在正使

不工處愈見其妙用也此摹玄宗鵝鴨頌帖體度弘
緩筆韻遒美其精勁敏妙更可寶也華秋白君珍蓄
此帖并歐陽文忠公草書一卷出以相示謹為識之

東吳高翔六研齋二筆

僕遊江陵仲巖沈學士招飲於懶宜堂出右帖求僕
題識時石齋鮑君同坐私屬余曰余見米書多矣未
有超逸絶塵若是頌者純以圓勁為主時露本來鋒
頴當為米書上乘不識肯為余設奇轉購之乎但仲

巖愛護甚篤焉能奪之媿不知書安能妄為損益因
録石齋之語以呈趙璧彦昭 同上
昔米老嘗從人借古書画臨揭竟并以真贋歸之俾
之自擇而莫能辨故論善臨摹者千古惟米老一人
而已右唐玄宗鷹鵠頌原本在河南程九卿處絹素
已腐蠹文亦不全後有吕大防諸跋筆法固肖而精
爽失矣反不若此卷之神采也至正壬辰中秋與王
赤城閔客几同觀於鶯巢軒中余因知梗槩而附識

於尾張繼孟同上

米元章諸體詩卷二

擬古二　吳江垂虹亭公峴山之作　送王渙之彭

重九會郡樓　和林公峴山之作

舟

米元章此卷如獅子捉象以全力赴之當為生平合作余先得摹本刻之鴻堂帖甲辰五月新都吳太學携真蹟至西湖遂以諸名蹟易之時徐茂吳方詣吳

觀書畫知予得此卷歎曰已探驪龍珠餘皆長物矣
吳太學書畫船為之減色徬徨自寬曰米家書得所
歸太學名廷尚有右軍官奴帖真本其昌式古堂書畫彙考
襄陽公在當代愛積晉唐法書種種必自臨搨務求
逼真時以真蹟溷出眩惑人目或被人指摘相與發
笑然亦自試其藝之精抑試人之知如此所以名書
於宋與蔡蘇黃為四大家後之人惡敢議其劣亦不
容諛其優矣汪君宗道持其所書雜詩織行綾卷索

九日王衡題於春水船 同上

崇禎七年歲在癸酉子月申甫計偕入都門再觀於東華門邸中一似米老重觀研山第無玉蟾蜍淚滴之恨董其昌識時年七十九歲 同上

米元章壯觀臺詩蹟

米海嶽有壯觀臺詩真蹟余刻於續戲鴻堂帖中亦真州詩與多景樓南北相望甘露海嶽菴皆一時風流所託米嘗以京口擬瀟湘楚山清曉圖於鐵甕城

取之書畫故當超耳書畫眼

米元章墨蹟

右米元章跋顏魯公真蹟顏文盖為節度李光弼作者而今亡矣米稱顏柳挑踢用意太過無平淡天成之趣固宜乃以為後世醜怪惡札之祖其所遺書曰海嶽名言者屢屢言之嘻亦過矣蘇東坡嘗言書至顏魯公天下之能事畢矣蘇米皆名家而其言若此何哉蘇稱米書為超逸入神而米對神宗訾蘇為畫

字其取舍又各不同不可知也匏菴蘇學而藏米帖
謹以是質之 懷麓堂集

米元章小楷

寶祐丙辰元夕後五日卽君出示米南宮小字詩稿
一冊再三屬余為之序余不善書何足以知此寶晉
之字幾滿天下而小楷不多見濃墨大書以逞其逸
邁奇偉之勢是其長也人亦以是愛之至於蠅頭細
字而閒暇平安篇什雖多而始終如一何此老之不

王柏魯齋集

米元章墨蹟

米南宮書神氣飛揚筋骨雄毅而晉魏法度自整然也漢人只知程不識用兵紀律精嚴不知李廣之無斥候為合作也道園古録

米南宮帖

元章負其才氣傲睨一世而推服道祖如此道祖之為人可知也世徒以其善書並稱之曰米薛而此帖

無一語及之則其可推服者豈真翰墨之工而已　黃文獻公集

米元章與李邕手帖

余嘗評海嶽翁書如李白醉中賦詩雖其姿態傾倒不拘禮法而口中所吐皆成五色文今觀與李邕手帖因書其語而歸之邕字夷曠公擇子也大觀間嘗為顯宦云　宋學士集

米元章書蹟

右米南宮書七言律絕四首後有畢長史張掄二跋斷為真蹟無疑米書與蘇黃並價而各不相下大抵蘇黃優於藏蓄而米長於奔放今觀此帖則奔放之外有藏蓄之風馬予所見米書似此者絕少評書者當自知之懷麓堂集

米元章樂圃帖

米元章書沉著痛快直奪晉人之神少壯未能立家一一規摹右帖及錢穆父詞其刻畫太甚當以勢為

主乃大悟脫盡本家筆自出機軸如禪家悟後拆肉還母拆骨還父呵佛罵祖面目非故雖蘇黃相見不無氣懾晚年自言無右軍一點俗氣良有以也此為樂圃書志適勁奔軼又是平生得意筆太史公作信陵君傳蔡中郎為陳仲弓志皆以得意人不輕贊譽正似此書耳書畫眼

米元章評紙帖

米元章評紙如陸羽品泉各極其致而筆法都從顏

平原幻出與吾友王宇泰所藏天馬賦同是一種書
臨寫彌月仍歸用卿其寶之 畫禪室隨筆

米元章行書離騷經

米元章行書離騷經宜與吳民部所藏民部乃文肅
公之冢孫其未第時蘄固不出示人近始裝潢成册
米書鮮有二千餘言璀璨與夜光爛熳抵鵲真海内奇
觀方當今人摹取米芾之書觀止於此

米元章行楷陰符經

文原識式古堂書畫彙攷

寶晉書法出蘭亭觀其轉摺方圓則可見矣此崇國誌銘要以相馬法求之東陽柳貫書同上

鄭華原宋書不滿其人文集亦無傳此篇則因米老之書而傳焉考之袁清容跋此去今纔百年當時行世有宋文人四大家今王禹玉集存秘府李清臣僅見數篇荆舒文止太學有版惟廬陵文忠公六一先生天上人間有刻兩本噫文章者豈必工而後傳歟

抑必因其人之賢而後可以久傳也蓋嘗與欽謨論及之題于卷末吳郡葉盛同上

袁楠黃溍揭汯三跋已見前石刻卷中茲不復重録

魯公碑陰記

章吉老墓誌及表

米元章書孔子手植檜贊

米元章書太平州蕪湖縣學記

米元章書龍井記

米元章方員巷石刻

已上諸書跋已見石刻

無題跋諸帖

米南宮登海岱樓玩月詞

米南宮紫金研帖

米南宮鄉石帖

米南宮山林堂詩

米海嶽經宿帖

米襄陽都梁十景詩蹟十景在泗州

米漫仕苕溪詩卷

米襄陽呈陳建州詩卷

米南宮峴山詩蹟

海嶽翁閱書帖 行楷書

米老三吳詩帖

米海嶽多景樓詩帖

米南宮眼目帖

米南宮陳攬帖

米漫仕太簡帖

米禮部砂步詩帖

老米真脉帖

已上俱見式古堂書畫彙攷

米南宮千文見前

米禮部臨智永千文見前

米南宮跋殷令名帖見前

雜録

海嶽以書學博士名對上問本朝以書名世者凡幾人海嶽各以其人對曰蔡京不得筆蔡卞得筆而乏逸韻蔡襄勒字沈遼排字黄庭堅描字蘇軾畫字上復問曰卿書如何對曰臣書刷字 海岳名言

米芾元章有書名其投筆能盡管城子五指撮之勢翩翩若飛結字殊飄逸而少法度其得意處大似李

祐四年六月十二日與張致平同過元章致平謂吾
嘗見公親發鎖兩手捉書去人丈餘近輒掣去手元
章笑遂出二王長史懷素輩十許帖子然後知平時
所出皆苟以適衆目而已（東坡志林）

子瞻自海外歸與元章書云嶺海八年親友曠絶亦未
嘗關念但念吾元章邁往凌雲之氣清雄絶俗之文
超妙入神之字何時見之以洗我積年瘴毒耶元章
答云更有知不盡處脩楊許之業為帝宸碧落之游

異時相見乃知也其高自標置如此 蘇米遺事

米南宮書自得於天資然自少至老筆未嘗停有以紙餉之者不問多寡入手即書至盡乃已元祐末米知雍丘縣蘇子瞻自揚州召還乃具飯邀之既至則對設長案各以精筆佳墨紙三百列其上而置饌其旁子瞻見之大笑就坐每酒一行即伸紙共作字以二小史磨墨幾不能供薄暮酒行既終紙亦盡乃更相易携去俱自以為平日書莫及也 石林避暑錄

婢之婢世謂之重臺評書者謂羊欣書似婢學夫人米芾學欣書故高宗謂米字為重臺王仲暉雪舟脞語古本自臨搨臨竟併與真本還其家令自擇其一而其家不能辨也以此得人古書畫甚多韻語陽秋

徽宗嘗命米芾以兩韻詩草書御屏次韻乃押中字行筆自上至下其直如線上稱賞曰名下無虛士芾即取所用硯入懷墨汁淋漓奏曰硯經臣下用不敢

復進御臣敢拜賜又一日回人書親舊有密於窗隙窺其寫至芾再拜即放筆於案整襟端下兩拜周輝清波雜志

劉後村集云米元章有帖云老弟山林集多於眉陽集然不襲古人一句子瞻在南還與之說茫然嘆久之以嘆渠偷也戲跋二首大令云亡筆不傳世無行草已千年偶然遺下鵝羣帖生出楊風與米顛二集一傳一不傳可能寶晉勝坡仙蘇郎不醉常如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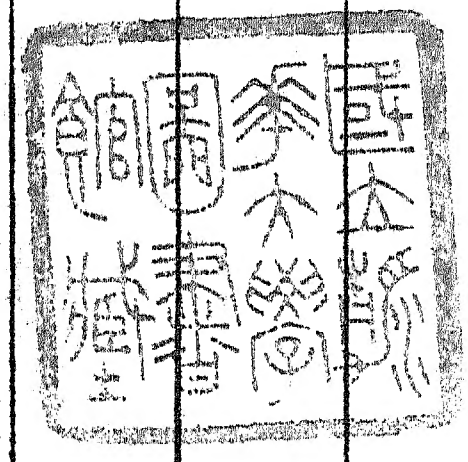
米老真顛却辨顛世傳米老有辨顛帖式古堂書畫彙攷

趙孟堅云黃魯直書適媚米元章書俊拔薛道祖書温潤徐會稽之濁在跋偃李北海之濁在欹斜跋偃之弊流而誤我坡公欹斜之弊流而為元章父子矣

同上

米無正書真行者為正書生平自負小楷不肯多寫

余得李伯時西園雅集圖有米南宮蠅頭題後甚得蘭亭筆意畫禪室隨筆

絶惜舞劍帖不存止存米跋耳 同上

六藝之一錄卷三百四十四